淡江時報 第 436 期

**淡藍古厝　■小傑**

**瀛苑副刊**

在一個依舊是黃昏的豔夏午後，一樣的啼哭聲又猛然竄昇在寂靜的夕陽餘暉中，聽來特別地響亮而淒惻，渾厚而單薄。一陣哭叫聲似乎從未停歇過，亦從未減弱過，直到宏亮的聲音傳達至廚房中奔波的母親耳邊，瞬間便是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滑掠而過，迎面而來，是母親那不停滴落的汗水，和那持續良久卻極為迫切的喘息聲。

　幼時的我體弱而多病，疾病疼痛不斷，舉凡發燒、感冒、腸胃炎等都是不定期的訪客，我苦不堪言，父母實在也是備嘗艱辛。因為我的父母親不受雙方家長的疼惜，所以母親本身在傳統農業社會大家庭中的地位更為卑下，總是必須獨自攬下所有大大小小的家務雜事，每天做得昏天暗地且疲憊不堪，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偷懶或休息，三餐更是無法按時食用，更悽慘的是在大家吃完飯後才可進餐，吃的全是所謂的菜渣與飯餘，連懷胎十個月大腹便便時，也必須做著同樣的瑣碎雜事，同樣吃的是人家用完的菜渣，無怪乎我的母親身體營養不良，奶水的養份因而不足，迫使我從小身體就不是處在一個很穩定而健康的成長狀態，所以才百病纏身，發育不良，特別地難以照料。

　每當我病痛纏身，父母親總是最為擔憂而且是最為操勞的，一方面是因為我大部份都在半夜時候發病，最常見的就是發高燒，母親常焦急的不知該往何處去求診？該去哪家尚未熄燈的醫院呢？一方面又憂愁著就醫診療的錢要從哪裡來？三更半夜要跟誰借錢呢？雖然如此，愛子心切的父母親，依然多次在深夜裏奔波，情何以堪地乞求街頭巷尾的親戚鄰居借些許金錢，為的只是希望我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就診，醫好我的病，不致成為殘疾之人。

　不曉得有多少個寂靜的夜晚，多少個風風雨雨的時日，母親總是抱著疾病纏身的我入睡，這樣以淚洗面的日子，不知道持續了多久？連我的母親都記不起來，父親更是難忘那段騎著破爛的山葉125機車，到處借錢，四處求醫的奔勞日子，多少的疲憊不堪，多少的艱辛勞苦和多磨的生活。

　我深深地向母親表達個人由衷的感激之意和感念之心，刻骨銘心地謝謝母親在過去二十幾年來的點滴拉拔與無微不至的照顧，您的付出與辛勞，我永遠銘記在心，永念母親養育之崇恩，必定會更加堅決地往美好的人生理想與抱負邁進與努力，期許自己能夠有所成就和一番發展，以慰謝母親和父親的栽培與辛勞付出。最後，我要大聲地向母親說：媽媽，我愛您！